

*nabokov
jiaqi erwen xiaoshuo yanjiu*

纳博科夫 早期俄文小说研究

陈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孟庆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早期俄文小说研究 / 陈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614-6525-7

I. ①纳… II. ①陈… III. ①纳博科夫,
V. (1899~1977) — 小说研究 IV. ①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655 号

书名 纳博科夫早期俄文小说研究

著 者	陈 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7 5614 6525 7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68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反讽独裁	(18)
第一节 “反讽”叙述修辞与“反乌托邦”小说文体	(18)
第二节 “反讽”叙述策略的政治阅读.....	(53)
第二章 嘲笑认知.....	(82)
第一节 面对“误读”的尴尬与愤怒.....	(84)
第二节 认知与视角：《国王、王后与侍卫》	(107)
第三节 认知与主体：《眼睛》	(120)
第四节 认知主体的非主体性问题：《黑暗中的笑声》	(137)
第五节 认知过程的圆圈结构：《绝望》	(154)
第六节 棋谱与文学创作：《防守》	(163)
第七节 “偶然”的世界成像.....	(170)
第三章 想象是哲学.....	(183)
第一节 想象与创作：《天赋》	(183)
第二节 想象是诗学.....	(190)
第三节 想象与回归：《乔尔博的归来》	(199)
结 语.....	(213)
参考文献.....	(214)

附 录	(227)
附录 1 纳博科夫生平及创作年表	(227)
附录 2 纳博科夫俄文著作	(232)
附录 3 俄语纳博科夫研究专著 (共 71 部, 按出版年代顺序排列)	(235)

导 论

本书从“小说修辞”等理论视角出发对世界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早期的俄文小说创作进行研究。

В. В. 纳博科夫 (Набоков В. В., 1899—1977), 双语作家, 世界级大师, 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1972 年 4 月, 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1918—2008) 曾力荐纳博科夫为此奖候选人, 并对纳博科夫作了如下评价: “这是一位文学天赋光芒四射的作家, 正是这样的作家被我们誉为天才。他达到了心理观察最为细腻的巅峰状态, 运用语言极其娴熟 (而且是驾驭世界上两种出色的语言!)。他的作品结构完善, 真正做到了独具一格, 仅从一段文字你就能识别出他的才华: 真正的鲜明生动, 不可模仿。”^① 其实, 纳博科夫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初, 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年长纳博科夫一代的俄侨民作家布宁 (Бунин И. А., 1870—1953) 就已经预言: “他 (纳博科夫) 属于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可又是文学中的另类, 然而, 又是怎样一位文学中的天才啊!”^② 为了充分确认纳博科夫对世界文学所做的贡献, 世界教科文组织宣布, 1999 年为“纳博科夫年”。在美国, 纳博科夫被看作“20 世纪美国文学界继福克纳 (Willian Faulkner,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Письмо шведской королев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参见 Аверин В. В., В. В. Набоков: *pro et contra*. СПб.: РХГИ, 2001.

② В. Е. Красовский и др. “Боль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ля школьников и студентов”. М.: Филюл о-во «Слово»: ОЛМА—ПРЕС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3, 456 с.

1897—1962) 以来最重要的作家,是英语文学中继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之后最有风格、最具独创性的作家”^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实验小说的最有影响的先驱”^②。当今英语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极其推崇纳博科夫。2004年7月他访问南开大学,当被问及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时,他回答到:“我年轻时候读海明威、普鲁斯特,后来读纳博科夫。”^③理查德·罗蒂关注文学的文化意义,在宗教、哲学之后,提出“文学救赎”的观点,纳博科夫就是这种观点下的典型现象的典型代表。

纳博科夫,俄侨作家,一生“浸透着俄罗斯骨血”^④,出生于圣彼得堡世袭达官贵族之家,他的祖父曾于1878—1885年出任司法部长,他的父亲精通法律,曾为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1911—1917年,纳博科夫就读于捷尼什夫中学,这期间发表了第一本诗集。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纳博科夫一家迁往克里米亚,1919年春离开俄罗斯,开始流亡。1919—1922年,纳博科夫就读于剑桥大学,研究法国和俄罗斯文学,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于1923年结成两个集子《串》和《山路》。1922—1937年,纳博科夫侨居柏林,以“西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俄文作品,曾写就400余首俄文诗歌,6部俄文诗剧,3部俄文散文剧,52篇俄文短篇小说,8部俄文中、长篇小说,其中部分优秀作品被先后编入三本短篇小说集《乔尔博的归来》(1930)、《偷窥者》(1938)和《菲雅尔塔的春天》(1956),俄文

① 刘象愚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② [美]伊哈布·哈桑:《当代美国文学(1945—1972)》“小说评论”一章,转引自刘象愚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③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④ [俄]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中、长篇小说分别为《玛莎》(1926)、《国王、皇后、侍卫》(1928)、《防守》(1929—1930)、《荣誉》(1931—1932)、《黑暗中的笑声》(1932—1933)、《绝望》(1934)、《斩首之邀》(1936)、《天赋》(1937)。1938年,由于妻子的犹太身份,纳博科夫举家迁往巴黎;1940年又迁入美国,从此开始了新的创作阶段——英语创作阶段。

20世纪的很多作家在创作中都涉及了关怀世界的主题,如卡夫卡的《城堡》、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等,而纳博科夫作为一位流亡中的侨民作家,他在作品中所展示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纳博科夫是一位具有特殊文化身份的作家,他出生于俄国,后侨居欧洲,因与犹太文化的关联,被迫移民美国,纳博科夫的这种“侨民”身份在认知学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认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①萨义德所言的“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即“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其作用在于“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②纳博科夫本人也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独特性,曾自诩为康拉德(Conrad Joseph, 1857—1924)式的大作家。纳博科夫、康拉德、萨义德

^① Edward W. Said, *The Mind of Winter*, 1984, p. 55.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② [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4页。

他们都具有“侨民”身份，他们看待问题的“双重视角”具有“他者”性，法国学者巴柔说：所谓“他者”，“就是可使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东西”^①，“他者”更新了认识论中的角度，“他者”在西方文化、哲学视域中是意义生成的重要介质。“他者”在海德格尔那里构成了“生”，在萨特那里构成了“活着”，在拉康那里构成了“主体”；甚者，拉康通过大、小“他者”的游戏消解了“主体”，消解了世界之“真”。因此研究“侨民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即，侨民作家的他者性特点，以及在观察世界时的“双重视角”，“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是秘密的流浪人。”^②纳博科夫由于他的“侨民”、“他者”身份，在看待问题时往往具有“双重视角”：他看“西方”（指侨居地）是在比较“东方”（指出生地）文化的背景下，他看“西方”的同时，又往往回眸“东方”，为“东方”的未来构建“防御”“西方”缺陷的策略，或指出以“东方”文化的精华救赎“西方”缺陷的方法；他在创作中不仅批判“东方”的独裁现象，还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深入研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作者”“意识”，可以提供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纳博科夫作为一位“侨民”作家，其创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①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很多纳博科夫的传记研究专家认为，作家的精神空间存在于“文学象牙塔”之中，作家不问政事，只追求创作技巧的实验和更新。^①诚然，作家很少在创作中公开提到其对某种政体的具体见解，但他没有远离政治，远离“此在”的世界，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他只是换了一种创作“手法”，他充分借助文本符号、结构语法的隐喻功能，使其文本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纳博科夫的这种创作手法，与他对俄国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美学接受有很大关系。纳博科夫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文艺流派渊源甚深^②，他就读于捷尼什夫中学时，最难忘的老师就是著名的象征派女诗人З.Н. 吉皮乌斯（Гиппиус З. Н., 1869—1945）的堂弟В.В. 吉皮乌斯（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иппиус, 1876—1941）。纳博科夫晚年评价苏联文学时，提到几个让他“崇拜”的“完全在苏维埃时期写作的作家”，他认为：“这些作家发现如果他们选择一定的情节和一定的人物，是能够从政治上避开苏维埃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被人告知写些什么，如何来完成小说。……假如（他们）拿流氓冒险者作为小说主人公，则不管写他们的什么冒险行径，都不会遭到政治上的批评，因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或一个疯子或一个罪犯或苏联社会局外的一员——换句话说是什么流浪汉式的人物——不能被指责为坏分子。……扎博罗茨基（Заболоцкий Н. А., 1903—1958）找到了第三种写作方法，他诗里的‘我’似乎是个低能儿，只会在梦中呢喃，颠三倒四的，就像一个半疯的人在玩文学游戏。这些人大都是很有天赋的文人……”^③ 纳博

① 参见 Анастасьев Н. «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Одинокий Король ». М. : ЗАО Изд-в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2, стр. 12.

② 参见张冰：《纳博科夫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美] 纳博科夫：《固执己见》，潘小松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科夫在这里对别人的评价，正是对自己创作诗学的真实写照。纳博科夫创作的《死刑邀请》、《天赋》等，正是借用特殊的“情节”与“人物”来抒发深邃哲理的典范。在纳博科夫创作的文本表层下，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充满着作家对“世界”的独到见解。作家不仅对侨居的“西方”世界进行了反思，并且回馈“东方”，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互映中寻求救赎的策略。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阿列克桑德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Е.）写的《纳博科夫与彼岸性：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Набоков и потусторонность: метафизика, этика, эстетика》，1999）等。纳博科夫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运用多种“笔迹”、戴着多个“面具”^①，基于这种现象，深入研究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对于客观理解纳博科夫思想的精髓具有深刻的意义。叙述学理论、文本意识形态理论、接受美学等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具大发展与成就，为纳博科夫小说创作叙事策略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的发表，为作家带来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声誉。对于纳博科夫的研究，在欧洲，在美国，无论是从细化，还是泛化角度，无论是从作品结构、语言这种元美学角度，还是从作家身世、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诗学的视野，都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关注热点；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等原因，西方纳博科夫研究界更加关注作家的英语作品，如对小说《洛丽塔》、《微暗的火》、《阿达》等的精细研究，而对作家早期创作的俄文作品关注较少。俄罗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俄侨文学等一系列“抽屉”文学才被摆上“桌面”，对于纳博科夫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20年来，俄罗斯纳博科夫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

① [美] 纳博科夫：《绝望》，朱世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院（ИНИОН РАН—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电子图书目录检索结果^①，1993—1995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 88 篇（部），1996—1998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 227 篇（部），1999—2001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 378 篇（部），2002—2004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 486 篇（部），2005—2007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 422 篇（部）。以“2002—2004 年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论文及论著”为例，486 篇（部）检索结果中仅有 11 篇（部）在研究方向上与“叙事”有关。^②

基于以上事实，本书选择纳博科夫早期俄文叙事作品（包括 52 篇俄文短篇小说，8 部俄文中、长篇小说）^③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作家叙事作品的诗学特点，运用“小说修辞”、“政治无意识”等理论和方法，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综合分析

① 参见网页：<http://www.inion.ru/index6.php>。

② 参见网页：<http://83.149.253.12/scripts/webirbix.exe>。

③ 52 篇短篇小说先后被收入三个集子：《乔尔博的归来》（1930）（其中包括以下 15 篇：《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Порт》，《Звонок》，《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ю》，《Сказка》，《Рождество》，《Гроза》，《Бахман》，《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Берлину》，《Подлец》，《Пассажир》，《Катастрофа》，《Благодать》，《Картофельный эльф》，《Ужас》）、《暗探》（1938）（其中包括以下 13 篇：《Соглядатый》，《Обида》，《Лебеда》，Terra Incognita，《Встреча》，《Хват》，《Занятой человек》，《Музыка》，《Пильграм》，《Совершенство》，《Случай из жизни》，《Красавица》，《Оповещение》）和《菲雅尔塔的春天》（1956）（其中包括以下小说：《Весна в Фиальте》，《Круг》，《Королек》，《Тяжелый дым》，《Памяти Л. И. Шигаева》，《Посещение музея》，《Набор》，《Лик》，《Истребление тиранов》，《Василий Шишков》，《Адмиралтейская игла》，《Облако》，《озеро》，《башня》，《Уста к устам》，Ultima Thule。其中散文《Уста к устам》写于 1931 年，但却因此集的出版而第一次面世）。8 部俄文小说分别为：《玛莎》（1926）、《国王、皇后、侍卫》（1928）、《防守》（1929—1930）、《荣誉》（1931—1932）、《黑暗中的笑声》（1932—1933）、《绝望》（1934）、《斩首之邀》（1936）、《天赋》（1937）。



文本叙事形式特点所具有的修辞含义，从而探讨文本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对世界的想象和批判。

一、“小说修辞”等理论视角的学理意义

“对世界的批判和救赎”隶属“文化研究”范畴。20 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关注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文化意义，这相对于历史上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本研究观点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过”犹“不及”，学者申丹对此现象有过评述：“80 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政治批评，转向了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环境。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的。……笔者曾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美国发表了几篇论文，面对美国学界日益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联想到‘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决定暂时停止往美国投稿，立足于国内进行研究。”^①

为了避免“泛”“文化研究”的弊端，本书首先立足于文本的“内部研究”。小说相对于诗歌、戏剧出现较晚，“在英国，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诞生于 18 世纪初、中期，美国稍晚于此。”^② 小说“作为一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独特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结构规律和结构技巧，古典文论在这一领域中暴露出诸多不足。”^③ 自小说诞生之日起，对小说创作的评论也就随之产生了；伴随着对小说文体的争论，以及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出现，逐渐形成了“叙述学”（也称“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结构主义叙事

①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1 页。

②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 页。

③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 页。



学”)。叙述学重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强调对话语层次上的“诗学”(即“叙事诗学”、“叙事语法”、“叙述诗学”)研究。基于此,本书在研究中的方法理路是从文本的形式研究开始,即从文本的“内部研究”开始。雷·韦勒克等很重视文本的“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①。所以,本书首先研究文本在形式上的特点,基于叙述学理论的发展,本书重点关注文本的“叙述方位”、“叙述层次”、“叙述主体”等问题。但是,随着文论的发展,纯粹的文本内部分析已显不足,国内著名学者张首映先生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有过一段辩证分析:“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是现代西方关于叙事文学研究各个学科的综合产物,借助语言学等及自然科学,深入研究叙述作品的规律,不无裨益。……(但是,)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在叙述学方面,它把文学仅仅当成一种话语,一种信息与符号,忽视了文学形象的特征和生命,更多地注重语言学因素,忽视了文学理论自身的特殊使命,语言学的概念固然可以丰富和充实文学理论,但是,用语言学的概念取代文学理论自身的范畴,却是本末倒置的。……结构主义文论忽视意蕴与意象的弊病是他们忽视文学的社会因素的延伸。”^②

如何同时避免“泛”“文化研究”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极端行为?本书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① [美] 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

②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相结合的方法，即，重点研究小说叙事上的修辞策略。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北美，有关小说叙事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语境和读者的作用，注重跨学科研究等，如费伦（James Phelan）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①等。2000 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②这种叙事研究的新倾向是在传统经典叙事理论、小说修辞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时充分借鉴了意识形态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理论、读者反应理论等，非常强调综合分析；在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上，不是简单的“进化”，而是“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正是这种“共存关系”可以克服长久以来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泛”“文化研究”的片面与极端。而目前我国国内的学者对西方叙事研究的这种新倾向的关注尚显不足^③，鉴于此，本书在充分肯定西方学者在叙事研究方面向前拓展的理论意义的同时，参考他们在实践研究中的方法，在小说修辞理论基础上，在叙事形式研究的同时，注重叙事策略（即叙事修辞）的研究，结合意识形态理论等方法理念，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文本叙述者的意识倾向。本书的这种研究方法理路——从“形式”

① 参见 [美]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② Brian Richardson, “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e,” *Style* 34 (2000), p. 174. 参见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 页。

③ 参见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 页。

(叙述诗学)研究出发,借助“修辞”(小说修辞)理论,通过探讨“形式”“修辞”策略,从而“再现”文本作者的“无意识”倾向(即作家对世界的想象),不失为我国小说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独特的案例。

二、纳博科夫研究现状

(一) 俄罗斯视域下的纳博科夫研究

历史变动不居地存在着,东、西方握手言和中一个显在的结果就是,1999年被定为俄罗斯的“纳博科夫年”。1990年,纳博科夫生前梦中最大的主题“返乡”实现了,其“魂”终于回到了故里,其本人受到俄罗斯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纵观俄罗斯本土对纳博科夫其人其作的研究理路,可知是沿着“接受”与“独创”两条线索发展而来的。

1. 俄罗斯接受域外研究结果

应该说,纳博科夫从创作伊始就伴随着外界的评论,最早应追溯到1916年B. B. 吉皮乌斯在捷尼什夫中学的文学课上对作家的第一本诗集所作的尖刻训斥,后来纳博科夫回忆:“捷尼什夫中学校长B. B. 吉皮乌斯曾以笔名Бестужев发表诗作,其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才之作(至今那些神奇的关于“儿子”的诗句依然响彻在耳畔)。一次B. B. 吉皮乌斯拿来我第一部作品集到班上,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讽刺一番。……他的堂姐著名女诗人З. Н. 吉皮乌斯……在一次文学基金大会上遇到我父亲,当时我父亲似乎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女诗人对我父亲说:‘请转告您的儿子,他永远都不会成为作家。’女诗人从此30多年都无法忘记自己的预言。……后来有一个报社记者,一个人很好却没什么文化的人,为表达对我父亲的感激,写了一篇高度赞扬此本诗集的文章……我父亲充分抓住机会并促成诗集的出

版。”^①文学批评是什么？阅读文本又是什么？按照西方现代哲学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先验的，所以胡塞尔强调“回到事物本身”，强调“意向性”，海德格尔则提出“存在”，从而伽达默尔给出“偏见”的合理性；西方现代哲学为文学评论的“谬误”找到“合理”解说的空间，纳博科夫面对评论的“尴尬”很快转换成“漠然”，这种“漠然”使大师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很少为舆论界而烦忧。历史幽默的是，评论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纳博科夫的关注，无论是在德国、法国，还是在美国，尤其是《洛丽塔》面世之后，纳博科夫更是成为舆论漩涡的中心。

西方言说了纳博科夫近大半个世纪，俄罗斯从中接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传记方面，翻译出版了新西兰纳氏传记专家布赖恩·博伊德写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Русские годы»）、《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годы»），还翻译出版了小说化的纳氏传记《纳博科夫》（«Набоков»），以及作家妻子纳博科娃写的传记。纳博科娃在纳博科夫的一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有人怀疑她是纳氏作品的合作者。另外，还翻译出版了西方一些对纳博科夫作品进行诗学、文学批评性的著作，如卡尔·普罗弗尔（Carl Proffer）的《解读〈洛丽塔〉的关键》（«Ключ к “Лолите”»），这本书创作于1968年（也就是说在纳博科夫在世时），是较早关注纳博科夫小说创作谜团的作品；以及阿列克桑德罗夫写的《纳博科夫与彼岸性：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这本书提供了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深入分析纳氏创作的范例，研究了作家小说中的“彼岸”性，此研究有力地驳斥了历史以来形成的对纳氏创作认识的陈规范式——纳博科夫是严肃哲学问题的异己者，纳氏的创作不过是“后小说”时代的游戏；另外，马克西

^① В. В. Набоков, «Другие берега: Мемуары». М.: Захаров, 2004, стр. 333.

姆·思瑞尔 (Maxim D. Shrayer, 1967—) 写的《纳博科夫：主题与变奏》(« Набоков: 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 ») 涉及了作家创作中的很多问题，从“纳博科夫生活和创作中的犹太问题”写到“纳博科夫的性学图表”，其中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是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评论，认为纳博科夫继承了契诃夫 (Чехов А. П., 1860—1904) 和布宁的传统，等等。

2. 俄罗斯本土学术界对作家的研究

在近 20 年来，俄罗斯本土文论界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突出贡献是出版了纳博科夫作品全集。较早的比较权威的作品集是莫斯科真理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的 4 卷本，后来又补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洛丽塔》(« Лолита », 1955) 和《阿达》(« Ада », 1969)，而如今则当属 1999—2000 年圣彼得堡学术研讨会 (Симпозиум, 英文为 Symposium) 出版社出版的 5 卷本的《弗·弗·纳博科夫：美国时期》(« Набоков В.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 », 1999—2000) 和同样 5 卷本的《弗·弗·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 Набоков В. В. Рус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 », 1999—2000)。如果说在 7 年前，有关纳博科夫的基本资料还要通过各种出版物的前言获得，而如今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已经形成“显学”，研究界对纳博科夫的相关资料做了全面整理，出版了图书检索指南，其中包括 2513 篇论文及著作，相信未来还会不断得到充实。类似的检索资料在论文集《弗拉吉米尔·纳博科夫：是与非》(«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pro et contra », 2001) 中也有收录。

在俄罗斯，关于纳博科夫出版最早的图书是沙霍夫斯卡娅 (Шаховская З. А.) 写的《纳博科夫研究》(« В поисках Набокова », 1991)，其中收录了作家同时代人的回忆，以及分析作家创作的论文。第一本具有文艺学研究视角的书是阿纳斯塔西耶夫 (Анастасьев Н. А.) 写的《纳博科夫现象》(« Феномен